



(演唱集)

双下地

北京群众艺术馆编

北京出版社

双 下 地

(演唱集)

北京群众艺术馆编

北 京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

双 下 地

北京群众艺术馆编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章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 印张：1 4/16 · 字数：23,000

1938年11月第1版 193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4,000册

统一书号：10971-320 定价：(7)0.12元

目 录

进食堂 (快板剧)	丰台区郭公庄文化站 張夢孚 (1)
双下地 (山东快书)	曹非亞 (8)
顧客之家 (相声)	王存立 (12)
起死回生 (草弦)	班 焯 (17)
錫駝夺水 (京剧)	兴平机械厂 郭玉儒 王学洙 (24)

进 食 堂 （快板剧）

丰台区郭公庄文化站 張 夢 孚

时 間 一九五八年七月

地 点 北京郊区某农业社

人 物 田瑞莲——农业社女社员，五十多岁。（简称田）
王大爷——农业社社员，五保户，七十多岁，有点耳聩。
（简称王）

王玉兰——田瑞莲的女儿，二十多岁。（简称兰）

（田瑞莲提着包袱上。）

田 （数板）我姓田，叫瑞莲，

生下一女和一男。

姑娘玉兰已出嫁，

婆家就住九道湾。

儿在社里当组长，

整天整夜忙生产。

自从入了合作社，

日子越过越舒坦。

听说社里办食堂，

叫我心里有点烦。

要是入了食堂后，

人来客往不方便。

要是有个灾和病，

吃点好的也困难。

办食堂倒是好事兒，可就是吃飯不方便啦！大人孩子有个三災兩痛的，有个人来客住的，想做点好吃的也不成啦！就說俺家玉蘭吧，短不了来娘家住个三兩天兒，想吃点好的也难啦；唉，我越想越煩，趁着食堂还没有办好，我先看看閨女去！

（数板）迈步直奔九道灣，

去看閨女王玉蘭。

說着想着的快，

不觉来在九道灣。

走大街，过小巷，

轉眼来到玉蘭家門前。

哟！怎么鎖門啦！（思索）怎么一大家子連个看門的人兒都不留哇！对！

也許是社里生产忙，

一家老少去生产。

不对，不对！就說生产忙，玉蘭她婆母也得在家看孩子做飯呀！（思索）

莫不是孩子有了病，

全家都去上医院？

也不对！上医院家里也得有人看門做飯呀！那……她們到底干什么去了呢？

我瑞蓮越想越奇怪，

不知到底为哪般。

瞧！那边过来了个老头兒，看样像玉蘭她們街坊王大爷，身上还扛着个大籠屉，过来問問他就明白啦！

（王大爷上。）

田 王大爷，你干么扛籠屨呀？

王 咳，怪忙的，哪有功夫听戏呀！

田 不是！我是說你扛的籠屨。

王 沒跟誰生气，过的挺好的日子，干么生气？

田 你这老头兒真能听啊！

王 是得蒸籠啊！二百多口子人吃飯哪！

田 你真聾！

王 不是真聾难道还有假聾啊！

田 哎呀呀！（大声地）我是說你干么扛籠屨！

王 你看我这耳朵，这么不中用！鬧了半天，你是問我干么扛籠屨呀？

田 啊！是呀！

王 （数板）听我对你仔細講，

俺社办了公共食堂。

二百多人要吃飯，

买架蒸籠蒸干糧。

田 你們这兒也办食堂啦！

王 是啊！

田 办的好嗎？

王 （数板）蘭子媽，听我言，

食堂的好处說不完。

又省米，又省面，

又省柴来又省炭。

全队人口二百七，

一天省糧二十三斤半。

一天省煤三百斤，

你看合算不合算？

田 是合算。

王 （数板）合算的事兒在后边，
你再听我接着谈。
妇女劳力大解放，
不磨米来不推面。
不刷鍋，不洗碗，
不再圍着鍋台轉。
不用縫，不用連，
欢天喜地去下田。

田 那縫縫补补怎么办哪？

王 （数板）縫补送到縫紉厂，
做的又快又好看。
該干活兒就干活，
該吃飯时就吃飯。
妇女劳动力大解放，
个个賽过活神仙。
自从食堂开办后，
妇女劳力增加三十三。

田 那小孩怎么办哪？

王 （数板）有的入了托兒所，
有的入了幼兒園。
学唱歌，学跳舞，
大人孩子乐安然。

田 （数板）听你說，心喜欢，
孩子吃零嘴怎么办？

王 （数板）吃零嘴不是好習慣，
托兒所一天四頓飯。

田 （数板）鷄鴨猪羊怎么办？

王 （数板）这个可以憑自願。

願意喂的自己喂，
就是不能誤生产。
不願意喂的交給社，
統一由社來經管。
人畜分居好处多，
衛生条件大改善。
村里副業大增加，
輕重活挂样样全。
能下地的去下地，
不能下地把輕活兒干。
过去我是五保戶，
还要社里來照管，
如今食堂开办了，
我在食堂把活干。
不愁吃，不愁穿，
自勞自食乐安然。

田 （数板）还有件事請你談，

生老病死怎么办？

王 （数板）妇女要是生小孩，

可以在家自做飯。
老人要是走不动，
帶回家去把飯餐。
社員要是身有病，
食堂單有病号飯。
样样事兒照顧到，

样样事兒照顧全。

食堂好处实在多，

十年八載說不完。

好啦！不能給你瞎嘮啦！食堂还等着用籠屉哪！（欲下）

田 嘿，等會兒走，光顧着跟你瞎扯啦！倒忘了問你玉蘭她們干么去啦？

王 下地干活去啦！

田 她婆母哩？

王 托兒所看小孩去啦！

田 怪不得都不在家哩！

王 回头見吧！（下）

田 回头見！（開鑼聲）

不覺已是十二点，

玉蘭下地就回还。

哎，玉蘭回来食堂去，

我到哪里去吃飯？

我倒忘了問問王大爷，这人来客往的怎么办哪？要不我就回去！（欲下）

（王玉蘭幕后喊：“媽！”上。）

蘭 您什么时候来的？

田 来了一會兒。

蘭 沒能進門吧？

田 是啊！

蘭 媽，俺們這兒成立食堂啦，可好嘍！

田 我知道了。

蘭 誰給你說的？

田 王大爷。

蘭 光顧着說話了，都忘了讓媽屋里坐啦！我開門，咱們進屋去說。

不，我還是回去吧！

蘭 怎麼剛來就回去？（少停）噢！你是怕沒有你的飯是不是？

（田不語。

蘭 那不要緊，食堂有規定，人來客往的也可以把飯用。
媽！

（數板）你吃餃子你吃面？

還是烙餅炒雞蛋？

想吃什么你說話，

我好給你去報飯。

走！你回家去等會兒，我給你報飯去。

田 （數板）為入食堂來把玉蘭看，

沒想到她們已把食堂建。

听了王大爷一番話，

我心里高兴又喜欢。

回去就把食堂入，

还要把食堂的好处来宣傳，来宣傳。

蘭 媽！走吧！我就給你報飯去。

双下地（山东快书）

曹菲亞

七月十五夜晚好天气，
东山头月亮已升起。
牛群入棚羊上圈，
大路上車輛少見人影稀。
路旁有个农業社，
村名就叫張家峪。
这时候村里老少都已睡，
只有一家点灯的。
这家就在村南头，
新房里住着对新夫妻。
男的名叫張保成，
女的名叫王玉琦。
夫妻二人床上躺，
有說有笑怪亲密。
保成止不住心头乐，
叫一声：“玉琦你听仔細，
咱村生产正在大躍进，
各队之間要評比。
要說生产数俺队，
深耕密植算第一。

夏麦收了四千整，
秋产量保准也有三千七。
那时候丰产喜訊傳四乡，
紅旗飄揚在俺队里。”
玉琦听罢撇撇嘴，
扭过头来把話提：
“自夸自讚頂啥用？
是多是少秋后看成績。
俺队地里的棉花長的好，
桿兒粗来棉桃結的密。
并不比你們差多少，
攪把勁兒就超过你。
紡紗厂里来訂貨，
机器一轉就出布匹。
支援工業咱走在先，
这一点你們可比不的。”
保成听了不是味，
想不到玉琦給他来硬的，
嘴上一个勁兒嘻嘻笑，
心里可是一肚子不服气：

玉琦当队长只有三天半，
那知深浅与高低，
来两句气话治治她，
看她还拿啥来比！
想罢故意眯眯笑，
神气活现地把话提：
“你们的计划真不赖，
就是和实际有距离，
队里妇女多来男的少，
干起活来就和稀泥。
真不是吹牛说大话，
俺队小伙子好似铁打的，
干起活来不分白天和黑夜，
要一比当心气破你的肚皮。”
玉琦听的冒了火，
蹬开被子下了地。
保成一看来事不好：
（白）“坏啦！
新娘子生气可不行的。”
赶忙拉住玉琦的手，
说一声，“玉琦你平平气。
我说的都是些闲谈话，
夫妻俩闹着玩是常有的。”
玉琦的性子本来急，
这一回可惹动了她个毛皮
气。
张嘴就把保成来批评：

“你骄傲的真是没道理。
世上就数你能干？
离了你就不能走好这盘棋？
只想到要把红旗拿到手，
脑子里没一点集体主义。”
保成一语不发往下听，
玉琦一直说到月儿偏了西。
保成听的心里不耐烦，
呼的一声把灯吹熄。
他一头栽倒在炕角边，
眼睜睜的不吭气。
玉琦一見可慌了神兒，
心里暗暗地打主意。
（白）“他火啦，这，这……”
她心想：“保成既敢把牛吹，
其中一定有道理。
说不定他们开了会，
想把别队盖过去。
俺千万不能落后头，
这事兒可得多留意。”
再说那保成炕头躺，
紧闭着眼睛细合计：
“今天队里开了会，
要保証亩产三千七，
虽说队员干劲大，
可也不能太大意。
生产竞赛是大事，

差一点也不能得第一。
真不该小看王玉琦，
要赛过她们可不容易。
倘若生产落了后，
就会在老婆面前丢脸皮。”
想到这里他翻了个个儿，
不觉惊动了王玉琦。
玉琦看着保成的脸，
一股子热劲鑽心里。
她心想：“村里小伙子多的是，
为什么我就偏偏爱上了你？
还不是因为你一向生产好，
还不是因为你一心一意为社里？
在团里你算个好团员，
几次会上表扬你。
在村里你是个好社员，
去冬修渠你走头里。
修水库又当上了突击队，
为这些我才爱上了你。
可这会你怎么只知道争名利？”
她想到这儿上炕轻轻地给保成把被子盖上去。
保成一看心暗想，
这倒是说话的好时机。

说句好话快了事儿，
要不然明天可怎下地？
（白）慢着点，还是等她先开口。
这一夜里真有趣，
夫妻二人都憋住气。
鸡叫两遍天还没亮，
急坏了炕上的王玉琦。
恨不得马上就起身，
又恐怕惊动保成这新女婿。
心里惦着地里活，
这两天正是拣棉花的好时机。
庄稼丰收靠劳动，
要不然可拿什么和人家比？
想到这里她把衣披上，
轻手轻脚走出房门去。
一会儿就召集了人一群，
打着灯笼下了地。
那保成忽听得房门响，
这回他可是大了意。
他心想莫不是黄鼠狼进了宅，
想吃下蛋的老母鸡？
玉琦出去没别事，
保准已把黄鼠狼捉手里。
这时他想起了事一桩，

赶紧穿衣又叠被：

“昨日队里有号召，
今天五更要鋤地。
起个早来搭个黑，
多干活兒就能見成績。
現時走了倒也好，
这窰門可不能告訴王玉琦。”

夫妻二人出了門，
各自奔向目的地。
天上的星星亮閃閃，
晨風吹來心歡喜。

王玉琦隊說話間鋤了三畝整，
一邊干活一邊唱小曲。
社員們你一言來我一語，
都說是大清早干活有意思。
保成正專心鋤谷地，
忽听得一陣歌聲鑽耳里，
抬起頭來往前看，
棉田里又是紅來又是綠。

保成左看右看真納悶，
剎時間心里犯猜疑：

“這群人有男又有女，
是不是一伙子偷青的？
這事可不能大意，
我得去那兒摸摸底。”

他沿着小道走過去，
走了一段擦擦眼睛看仔細。

看了心里直打鼓，
分明是王玉琦全隊都在這。
他掉過頭又往後走：

只听得背後有人叫：

王玉琦開口就嘻嘻笑：

“保成你怎么也下了地？
要是活兒真太緊，
我們都來幫助你。”
保成又是喜來又是羞，
好半天說了聲：“這回我算是
服了你！”

夫妻二人前面走，
後面跟來了一群大閨女。
嘰嘰咕咕直嚷嚷，
話兒說的挺俏皮。
這個說：“看人家小倆口多亲
密。”

那個說：“真算是一對好夫
妻。”

猛不防地頭有人答了話，
原來是社主任站那里。
“姑娘們，你們也該努把力，
挑對象要挑保成這樣的。”
說的姑娘們紅了臉，
一猛子跑到了谷地里。
要問社主任啥時來到此，
他也是披著星星就下了地。

顧客之家（相聲）

王存立

甲 我問你一個問題，你能不能回答我？

乙 什麼問題呀？

甲 您最近吃過飯嗎？

乙 這不是廢話嗎！誰也得天天吃飯。

甲 不！我是說您最近吃過飯館嗎？

乙 你倒是說清楚嘍！我在一年以前吃過。

甲 您趕的那時候可不好。

乙 怎麼呢？

甲 那時候有些飯館的服務態度不好，吃頓飯等半天，價格也比較貴。

乙 是呀！這就不符合多快好省的方針。

甲 有人認為飯館工作不好搞，沒辦法多、快、好、省。

乙 沒辦法？

甲 首先說多，什麼多了也不行。

乙 怎麼呢？

甲 作菜的時候，你隨便多攔，油、鹽、醬、醋、青椒油、辣椒面，哪樣攔多了也不是味。

乙 多新鮮哪！

甲 快也快不了。

乙 怎麼快不了？

甲 那么多菜，得一个一个的炒。快！吃生的行吗？

乙 那谁吃呀！

甲 还是的。

乙 好，能作到吧！

甲 要好也行，多加好作料，炒出菜来又好吃又好看。

乙 这不是挺好吗？

甲 可是顾客不干。

乙 怎么？

甲 炒洋白菜，一塊六一盤。

乙 啊！那是不干。省呢？

甲 甭吃最省。

乙 这不是废话吗？

甲 是呀！这是对多快好省的錯誤理解。有些服务员对顾客态度也很冷淡，說起话来帶搭不理。“同志！有烙餅嗎？”“沒有！”“有饅头嗎？”“沒有！”“有米飯嗎？”“沒有！”

“有花卷嗎？”

甲 （同时地）“沒有！”

乙 怎么全沒有哇？

甲 “中午休息！”

乙 嘿！你怎么不早說呀！

甲 通过整風，飯館可都大变样了，真是态度和藹，服务周到。他們有句口号：“进门笑哈哈，顾客到了家。”

乙 亲如一家。

甲 笑可是笑，人家是出自内心的笑。而不是勉强的假笑。这种笑就不行。（作假笑状）

乙 这多别扭呀！

甲 說話非常和气。管一般青年人叫同志，管小孩叫小弟弟、